

<<艾特玛托夫读本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艾特玛托夫读本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98132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98134

出版时间：2013-5-1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[吉尔吉斯斯坦] 钦吉斯·艾特玛托夫

译者：力冈 等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艾特玛托夫读本>>

作者简介

<<艾特玛托夫读本>>

书籍目录

查密莉雅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第一位老师永别了，古利萨雷！
白轮船早来的鹤艾特玛托夫生平与创作年表

<<艾特玛托夫读本>>

章节摘录

这会儿我又一次站在这幅镶着简单画框的小画前面。
 明天一早我就要动身回家乡去，因此我久久地、出神地望着这幅小画，好像它能够对我说些吉祥的临别赠言似的。
 这幅画我还从来没在展览会上展出过。
 别说展出，就是每逢有亲属从家乡来看我，我都尽量把它藏得远远的。
 其实，它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，可也根本算不上是一幅艺术精品。
 这幅画很朴素，朴素得就像上面画的那片大地。
 这幅画的远景是暗淡的秋天的天际。
 在遥远的群山上方，秋风催赶着片片疾驰的行云。
 近景是一片赤褐色的长满艾蒿的草原。
 道路黑黝黝的，刚刚下过雨之后还没有晒干。
 路旁是已经干枯的、被踩断的密密丛丛的芨芨草。
 顺着被冲洗过的车辙，有两个人的脚印伸向前去。
 越远，路上的脚印就显得越浅，至于那两个旅伴：看样子只要再走一步，就会跨到画框外面去了。
 其中的一位……不过，我这话有点扯远了。
 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事。
 那是战争的第三个年头。
 我们的父兄在遥远的前方，在库尔斯克和奥勒尔附近苦战；我们——当时都还是一些十四五岁的少年——在集体农庄里劳动。
 天天干不完的重活儿，本来都是成年人干的，如今压在我们还没有长结实的两肩上。
 我们在收割的时候又偏偏碰上特别酷热的天气。
 几个星期不回家，日日夜夜在田野里、打谷场上，或者在往车站运粮的路上。
 在一个酷热的日子，镰刀都好像因为收割磨得发烫了，我从车站坐空车回来的路上，决定顺便回家去看看。
 靠近河滩，街道尽头处的小丘上，有两座围着坚固的土墙的院落。
 宅院周围有一排高高的白杨树。
 这就是我们两家。
 很久以来，我们两家就毗邻而居。
 我是大房的孩子。
 我有两个哥哥，他们还没结婚，都上前线去了，已经很久没有他们的音信了。
 我父亲是个老木匠，天一亮就起身做祈祷，然后到工场木工间去，直到很晚才回家。
 家里就剩下母亲和一个妹妹。
 旁边的院子里，或者照村里叫法，小房里，住着我们的近亲。
 不是我们的曾祖，便是我们的高祖，曾经是亲弟兄；而我称他们近亲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
 早从游牧时代，从我们的祖先一块儿安扎帐篷、一块儿牧放牛羊的时候起，我们就兴亲族住在一起。
 这种传统还被我们保持下来。
 在村里实行集体化的时候，我们父亲一辈就挨在一块儿安了家。
 而且也不只是我们，贯穿全村的一直通向河滩的整条阿拉尔街，都是我们同族人，我们都是一个族系的。
 实行集体化后不久，小房的家主就去世了。
 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岁数很小的儿子。
 当时村里还奉行着世代相传的族法，依照族法的老传统，不能让携儿带女的寡妇嫁出族外，于是族人便让我的父亲娶了她。
 他这样做，也是他对于祖先在天之灵应尽的本分，因为他是死者最近的亲属。
 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二个家。

<<艾特玛托夫读本>>

小房表面上家业独立：有自己的宅院，自己的牲畜，但实际上我们是一块儿过日子。

小房的两个儿子也参了军。

老大萨特克是刚结婚不久就走的。

我们还能收到他们的来信，当然，要隔很久才能收到一封。

小房里剩下婆婆——我唤她婶娘——和儿媳，即萨特克的妻子。

她们俩从早到晚在农庄里干活。

我的婶娘是一个善良、温顺、老实的女人，论干活儿从不落在年轻人后面，不论是挖沟，浇水，样样都行。

命运像是褒奖她的勤劳，又赐给她一个能干的媳妇。

查密莉雅和婆婆一模一样，肯操劳，心灵手巧，就是性格有点不同。

我很喜欢查密莉雅。

她也很爱我。

我们很合得来，可是我们不敢彼此称呼名字。

我们要不是一家人，我一定叫她查密莉雅。

可她是我哥哥的妻子，我得叫她嫂子。

她唤我小兄弟，尽管我并不大，我们在年龄上的差别根本不大。

但这是村里的习惯：嫂子得把丈夫的弟弟唤做小叔或小兄弟。

两房的家务都由我母亲经管。

我的小妹帮她一些忙，她还是一个小辫儿上缠着头绳的傻小姐儿。

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，她那样勤劳地干活。

是她把两家的小羊和小牛赶到园外去牧放，是她拾来干牛粪和干柴，让家里总有东西烧，是她，是我这个翘鼻子小妹妹，为了不让妈妈挂念杳无音信的儿子，总想尽办法给妈妈解闷消愁。

我们这一大家人和睦相处，丰衣足食，全是母亲的功劳。

她是我们两家的全权主妇和管家人。

她很年轻的时候就进了我们的游牧祖先的家门，她一直是虔敬地遵循着祖先的遗训，公正无私地掌管两家家务。

村里公认她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位心地好、见识广的贤主妇。

家里一切都归她掌管。

至于父亲，说实话，村里人不承认他是一家之主。

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在要办一点什么事的时候这样说：“唉，你顶好不要去找大师父，——我们此地对手艺人这样尊称——他就晓得那把斧头是他自己的。

他们家里大娘才是一家之主，你去找她，保准没错儿……”应当说，尽管我小小年纪，可我还常常参与一些家务事。

之所以能够这样，是因为哥哥们都打仗去了。

人们把我称做两家的男子汉、护家的和养家的，这多半是开玩笑，有时却也是正经的。

我以此感到骄傲，一种责任感就常常挂在心上。

并且，妈妈对我敢于独当一面也采取鼓励态度。

她盼望我成为一个善经营、能办事的机灵人，不要像父亲那样，一天到晚一声不响地刨木头，锯木头……我从车站回来，在宅旁柳荫下停住车子，松了套绳。

当我向门口走去时，看到我们的生产队长奥洛兹马特在院子里。

他骑在马上，像往常一样，一条拐杖系在马鞍上。

妈妈站在他旁边。

他们正争论着一件事。

我走近些，听见母亲的声音：“不行！

别胡闹，哪儿见过女人赶车运粮食？

你做做好事，让我的儿媳妇清静点吧！

她原来干什么，还让她干什么吧！

<<艾特玛托夫读本>>

就这样已经搞得我晕头转向了，你倒来管管两个家看！

幸亏还有个小丫头帮我一把……已经有一个星期我连腰都直不起来，腰简直要断了，就像驮着块千斤石，这不，玉米又干坏了，等着浇水呢！

”她越说越上火，一面不时地把头巾的角往衣领里面塞。

她生气的时候，常做这种动作。

“您这个人可真是的！

”奥洛兹马特在马上晃了一下，失望地说，“我要是有腿，而不是这条拐杖，我会来求您？

最好还是像过去一样，我自己来干，把粮食袋往车上一摔，赶马就走！

……这不是女人干的活儿，我晓得，可你到哪里找男人去？

……所以才决意请女将出马。

您不准儿媳赶车，可上级对我们把难听话都说尽了：战士们需要粮食，我们却完不成计划。

这样下去怎么行呢？

”我拖着长鞭朝他们走去，队长看见了我，高兴起来，显然他是想出了什么新点子。

“好啦，您要是担心媳妇的安全，瞧，有她的小叔子保驾，”他高兴地指着我说，“他决不会让谁靠近她。

可以不必犹豫啦！

咱们的谢依特是好汉子。

只有这些小伙子，咱们这些养家的，才真解决问题……”妈妈不让队长把话说完：“唉呀，瞧你像个什么样子，简直成了流浪汉！

”她数落起来，“瞧你那头发，毛蓬蓬的……你爸爸也真是好样的，给儿子剃剃头都腾不出工夫……

”“就这样好啦，今天就让儿子和老人家亲热亲热，剃剃头，”奥洛兹马特机灵地接过母亲的话头说，“谢依特，今天你就留在家里，把马喂一喂，明天一早我就派给查密莉雅一辆车，你们一块儿赶车。

要给我记住，你可得负责她的安全。

您就别担心啦，家主娘，谢依特决不让她受欺侮。

既是这样的话，我还再派丹尼亚尔同他们一块儿。

您是知道他的，是个很老实的后生……就是刚从前方回来的那一个。

就这样吧，三个人一块儿往车站运粮食，谁还敢动一动您的儿媳妇？

对吧，谢依特？

你觉得怎么样，我们想让查密莉雅赶车，可你妈妈不同意，你要劝劝她！

”队长的夸奖，以及他竟用对待成年人的态度同我商量问题，使我心里美滋滋的。

另外我立时想象着，能和查密莉雅一块儿赶车去车站该有多好。

我于是摆出一副老成的样子，对妈妈说：“保证没事儿，怎么，会有狼来把她吃掉还是怎的？

”我并且摆出老把式的神气，煞有介事地从牙缝里哧了一声，大模大样地晃着肩膀，拖了鞭子就走。

“唉呀，你可真行！

”妈妈做出惊喜的样子，但是她马上气愤地呵斥道，“狼吃不吃她，你怎么知道？

就出了你这块聪明材料！

”“他不知道，谁知道？

他是你们两家的男子汉，很能干，有两下子！

”奥洛兹马特拼命讲我的好话，他一面担心地望着妈妈，怕她又固执下去。

可是妈妈没有反驳他，只不过不知为什么立时重重地叹了口气，缓和了语气说：“这可算什么男子汉，还是孩子哩，可就这样也得白天黑夜地埋头干活……我们那些叫人爱不够的男子汉天知道在哪里！

家家空荡荡的，就好比营地上拔掉了帐篷……”我已经走远了，没有听完母亲的话。

我一路用鞭子打着屋角，打得灰尘飞扬，我甚至没有理睬正在院子里用手拍制牛粪块的小妹欢迎的笑脸，神气活现地走进了井棚。

我在里面蹲下来，不慌不忙地从桶里倒水洗净了手，然后走进房里，喝了一碗酸牛奶，再倒一碗端到窗台上，把面包掰碎泡了吃。

<<艾特玛托夫读本>>

妈妈和奥洛兹马特还留在院子里。

只不过他们已经不再争论了，而是平心静气地低声谈着。

他们准是在谈我的哥哥们。

妈妈不时用衣袖擦擦红肿的眼睛，深沉地点着头，表示对正在安慰她的奥洛兹马特的回答，一面用模糊的泪眼望着绿树葱葱的远方，像是希望看到自己远方的儿子。

妈妈一伤心起来，就什么都不讲了，看样子，她答应了队长的要求。

他达到了目的，很是得意，抽了一下坐骑，马匹踏着轻快的碎步出了院子。

不论是妈妈，还是我，自然都丝毫没有想到，这一切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。

我一点都没有担心查密莉雅能不能驾驭得了双套的马车。

她对马是摸得透的，因为查密莉雅是巴开尔山庄一位牧马人的姑娘。

我家的萨特克也是牧马人。

似乎有一次春天赛马时，他竟赶不上查密莉雅。

是不是真的，谁也不管它，可是大家都在说：赛马之后，恼羞成怒的萨特克就把她抢来了。

还有一些人却偏说，他们是恋爱结婚的。

不管怎么说吧，他们共同生活总共只有四个月。

后来战争开始，萨特克便应召参军了。

不晓得该怎么理解，也许由于查密莉雅从小就和爸爸一起赶马群，——他身边就她一个，又当女儿，又当儿子，——于是她的性格中就出现了一些男子气概，有点躁烈，有时甚至很粗犷。

查密莉雅干起活来一阵风，有男人气魄。

和邻居妇女能处得来，可要是有人没来由惹恼了她，她骂起你来可不让人，还有几次有人被她揪住了头发。

邻里不止一次前来告状：“你们这算什么样的儿媳妇？”

进门才没几天，一张嘴就这么厉害！

一点不给人面子。

”“她就这样才好哩！

”妈妈回敬说，“我家媳妇有话就爱当面讲。

这比藏而不露背地咬人强。

您家媳妇倒会装温和模样儿，可这种温和媳妇，好比臭鸡蛋：表面干净光滑，骨子里奇臭难闻。

”爸爸和婶娘对待查密莉雅从来不像别的公婆那样厉声厉色，挑鼻子挑眼儿。

他们对她很和善，心疼她，就只希望她一点——希望她对真主虔诚，对丈夫忠实。

我理解他们的心情。

他们把四个儿子送进了军队之后，便把两房惟一的媳妇查密莉雅当做莫大的安慰，因此对她百般怜惜。

。我却理解我的妈妈是怎么回事儿。

她可不是随便就喜欢谁的。

我妈妈对人对事要求十分严格。

她过日子有自己一套规矩，从来不肯改变。

每年春天一到，她要把我家游牧用的帐幕搬到院子里，用杜松枝熏一熏，这帐幕还是我父亲年轻时置备的。

她教导我们绝对热爱劳动，尊敬长者。

她要求家庭中每个成员无条件服从。

查密莉雅自从到我家来，就不像个做媳妇的应有的样儿。

不错，她尊敬长辈，听他们的话，但是在他们面前从来不肯低头弯腰，她可也不像别的年轻媳妇那样躲到一旁嘁嘁喳喳，总是想什么就直截了当地说什么，也不怕说出自己的不同见解。

妈妈常常支持她，爱听听她的意见，但是决定权往往仍归自己。

我感到，似乎妈妈从查密莉雅的心直口快、大公无私中看出她是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，并且暗下打算，有朝一日把她放到自己的位子上，使她成为一个同样有威望的家主娘，同样的当家人，家业的继承

<<艾特玛托夫读本>>

者。

“要感谢真主，我的孩子，”妈妈常教导查密莉雅说，“你是嫁到一个殷实、有福的人家来了。这是你的福气。

做女人的幸福，就是生几个孩子，家里够吃够用。

我们老一辈挣得的家业，谢天谢地，都得给你留下，我们带不进坟墓。

不过，只有那爱惜声名、有良心的人，享福才享得长久。

这话你得记牢，要经常检点自己！

……”但是查密莉雅有的地方使两个婆婆感到不以为然：她快活起来太过于外露了，就像个小孩子一样。

有时候，好像无缘无故就笑起来，而且笑得那么响，那么快活。

每当收工回来，不是走，却是一路跳过沟渠，跑进院子，而且常常毫无来由地一会儿抱住这个婆婆亲亲，一会儿抱住那个婆婆亲亲。

查密莉雅还喜欢唱歌，她总在哼着一点什么，长辈面前也不回避。

这一切自然和村里传统的媳妇持身之道很不相符，但是，两位婆婆用以自慰的是：查密莉雅会慢慢收性的，本来么，年轻时候说起来都是这样的。

可对我来说，世界上再没有比查密莉雅更好的人了。

我们在一块儿非常快活，我们可以毫无缘由地哈哈大笑，可以在院子里互相追着玩儿。

查密莉雅长得很美。

身材匀称、苗条，头发又密又长，编成两条粗粗的、沉甸甸的长辫子。

她很会结她的白头巾，让它稍稍偏些垂到额头上，这对她十分配称，把她那端正的脸上的黧色皮肤衬托得很美。

查密莉雅笑的时候，她那黑中透蓝的一双杏眼，闪耀着青春的活力，她要一下子唱起酸溜溜的山村小调，她那美丽的眼睛里就现出一种热情奔放的光彩。

<<艾特玛托夫读本>>

编辑推荐

《艾特玛托夫读本》编辑推荐：艾特玛托夫曾是苏联文学的一面旗帜，他是一代中国作家的精神源泉。
对新世代的中国读者而言，他的名字已然陌生，这个被遗忘的名字，像幽灵般出没于文学史，他身后是令人敬畏的红色文学。
请放下你的成见与固执，听听别样的声音，有作家这样形容《查密莉雅》的中译本：“我恨不得把它倒背如流！”

<<艾特玛托夫读本>>

名人推荐

那些对天山腹地高山牧场及其住民的抒情，换了谁都可能写坏，而艾特玛托夫写得淋漓尽致而不失分寸。

我因为有多年在东部天山调查的体会，因此对他的西部天山描写目瞪口呆。

艾特玛托夫主要依仗的是真正的抒情艺术，那些大段大段的描写、满掺着马经草经的描画、歌唱、联想，真是太美了。

那享受无法忘怀，细读一遍像是一场美的沐浴。

出了天山的作家凭仗的是神奇天山的灵气，那是无敌的艺术。

——张承志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是非常好读的。

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像是蜜和酒，甘甜芬芳得让你陶醉其中……在读他的作品时，甚至能闻到成熟庄稼和甘草堆的气味。

——冯德英有人说，艾特玛托夫因为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耿耿于怀，所以后期的他试图在艺术趣味上向诺奖“靠拢”。

如果是这样，这是他文学生命最大的悲哀。

要知道，在世界人民的心中，他早就是诺奖得主了，只不过那个形式最终没有履行而已。

——迟子建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